

棋逢对手

1874年5月，年過六旬高齡的左宗棠仍被朝廷任命為欽差大臣，督辦新疆軍務。

出征新疆途經蘭州城時，適逢天瀉暴雨，路途險惡，只得暫時紮營。帳中勞頓之餘，左宗棠閑來技癢，乃命親信去城里物色棋壇好手，以禮相邀到大營對弈遣興。

左宗棠平日喜好對弈，閑暇之時必找人對弈一番，其棋風潑辣細密，行棋大膽果斷，與同僚中人對弈勝多負少，對自己的棋藝頗為自負。只稍片刻，便有帳下親信便回營稟報：蘭州城北有一名頭髮花白老翁，自命不凡，高懸一條寫着“天下第一棋手”長幌，並在一家客棧擺下陣勢，恭候弈客。左宗棠在慵倦中聽罷，精神為之一振，威嚴的眼眸閃動光芒，不顧左右勸阻，微服直赴客棧而去。

進了客棧旅館，左宗棠施禮完畢，但見白髮老翁精神矍鑠。剛一落座，他匆匆執紅軍先行，起手就架起當頭炮，老翁跟人飛馬迎陣，開啓了首局之戰。

兩人對弈十餘回合，左宗棠抓住白髮老翁險走惡手之機，全線壓赴，攻勢如潮，白髮老翁左支右絀，見大勢已去，垂手敗陣。高手對弈，勝者常有復盤習慣，白髮老翁拘禮，左宗棠當仁不讓，評鑒說：“孫子曰：多算勝，少算不勝，而你一步不慎，乃處處被動，敗棋之因實基於此。”



第二局，左宗棠依然主動進攻，炮轟馬踏，雙車左右策應，紅兵步步為營，白髮老翁周旋招架，往來五十餘回合，無奈再敗。左宗棠再度鑒述：“《曹劌論戰》曰：夫戰，勇氣也。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分戰，你棄攻專守，氣勢先輸，焉得不敗？”

第三局，局勢僵持，一度不下。左宗棠調集主力于右，棄卒入勢，以破竹之勢劈開戰局，繼而前仆後繼，造勢一氣呵成，直搗黃龍。左宗棠最後笑評：“高手謀勝不謀子。先哲有言：不謀萬世者，不足謀一時；不謀全局者，不足謀一域。高屋建築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方不愧男兒本色。”

臨了，左宗棠指着門外長幌說：“棋藝不過如此，你摘下它吧。”白髮老翁雙手作輯說：“久仰將軍大名，早已如雷貫耳，今日得見，備感榮幸。今乃老當益壯，花甲之年猶率軍出征，收復國土，心志可昭日月。三局對弈完勝，足見將軍用兵神妙。老某自愧不如，不敢狂妄！恭祝揮師入疆，凱旋而歸。”

左宗棠待見白髮老翁依言摘下長幌，遂帶親信回營，當夜拔帳出征。

轉眼，半年過去。左宗棠出征大獲全勝，收服新疆。凱旋回京，又經蘭州城停頓，正待差人去恭請白髮老翁，卻聽帳下親信又報：原先對弈三局皆輸的白髮老翁仍在客棧高懸“天下第一棋手”長幌，擺出不可一世陣勢，招搖過市，坐待弈客。左宗棠聽罷極為不快，白髮老翁怎可出爾反爾，願賭卻不服輸？於是命親信請來老翁，免去禮節，雙方再度布陣交戰。

首一局，白髮老翁躬禮執黑隊後行，卻見守得滴水不漏，使左宗棠無從下手；且繼而也攻得中規中矩，絲毫不露破綻，始終主動，憑藉多卒優勢進入殘局，左宗棠見大勢已去，遂推盤認輸，以求再戰。

第二局，左宗棠揮軍猛攻，白髮老翁卻柔中克剛化解劣勢；左宗棠猛攻之際忽視後方空檔，又被白髮老翁抓住戰機，奇襲踏平大營。

第三局，左宗棠飛相取穩，守反戈之勢，白髮老翁則架中吊炮，巧取攻勢；雙方在平穩對弈中漸進僵局。不料，左宗棠取勝心切中了白髮老翁誘敵之計，便作決戰決勝之斗。於是棋盤上戰火四起，雙方兵來將往，二十餘回合後，白髮老翁損失慘重而左宗棠則

讀史鉤沉 II (三題)

符浩勇



傷亡殆盡，最後大營無兵可守，被白髮老翁伺機攻克。

左宗棠連失三局，疑惑不解，卻見白髮老翁童顏鶴發，氣勢壓人，問：“時隔六月，棋藝飛躍神速！真乃奇迹！？”白髮老翁從容不迫，說：“前番將軍初到邊地，故連負三局，乃敬將軍為人，且為將軍出師造勢，平添銳氣！同次小勝，無非為左公奉獻棋藝而已。棋乃娛樂之雕蟲小技，雖勝何足道哉。將軍長于下大棋，半年下來收復新疆失地，光照日月，豈不是下完了光照青史的好棋呀！”

左宗棠聽罷，臉帶愧色，感嘆不已，說：“棋逢對手呀，你不止長于下棋，謀略過人，連老夫的國家大事，也成你眼里的一局棋了。”頓悟棋中哲理，揖手拱謝，不由仰天長嘆：此乃天下第一棋手！

絞刑架下

斜陽夕照，烏雲密布。艾生被英邦武將押赴刑場時，拖着哭腔，哀怨聲籠罩着整個寂靜的廣場。

馮婉貞擠在圍觀的人群里，她聽到有人嚷道：“這軟骨頭會把我們搭進去的，要想辦法堵住他的嘴。”艾生年幼喪父，膽小脆弱，但他富有上進心，英法聯軍攻佔北京，火燒圓明園後，他隨着媽媽馮婉貞同英邦武將展開了巷戰。他參與了一起爆炸英邦使團武器械具運輸行動，因不慎被英邦巡邏隊抓獲，卻經不住嚴刑拷打招供了計劃；雖然馮練團隊員及時轉移了，英邦巡邏隊撲了空，但英邦武將卻要讓他當眾舉證爆炸主謀人。

現在小鎮上的居民都被傳到廣場上，空氣中瀰漫着肅殺的氛圍。

艾生終於被兩名英邦武將拋擲在絞刑架下的木台上。他身上傷痕纍纍，衣服上染滿了血迹。

“怎麼啦？小伙子，你在發抖！你抬頭看，那是什麼——”監刑的英邦武將指着絞刑架兇吼着，艾生沿着英邦武將的指向望去，只見絞刑架頂上懸吊着一個麻繩圈套，只要伸索到人的脖子上，踢翻木台上設置的那個粗木樁，他就會雙腳懸空，被活活絞死。

艾生驚惶地哭了，英邦武將俯身對他吼道：“炸使團運輸的，誰是主謀？你給我指出來！”說時，隨着用手猛抓一把艾生蓬亂的頭髮，逼向他。

艾生像殺豬般悽慘哭着，滿臉恐慌，沒一丁兒血氣。

“快說實話，誰是主謀？”英邦武將又擰了艾生一記耳光，“軟骨頭還想代人受過。”

艾生哀哭着沒有回答，他把目光投向圍觀的人群，那里有他熟悉的臉孔，多么渴望有人站出來救援他。終於他探尋到母親馮婉貞慈愛而痛苦的面容，他伸出一只手，哀嘆：“媽媽，媽媽，媽媽救我——”

“再不說，上絞刑的就是你！”英邦武將瞥了人群一眼，對他吼道。

艾生忽地記起什麼，他說：“不是……是我。”

“好，將他套上絞繩，絞死他。”話音一落，絞台上兩名英邦武將立即將麻繩圈套套進艾生的脖子。

艾生的身子一下顫抖起來，他將目光再次投向圍觀的人群，他看見英邦武將將擠上前的媽媽馮婉貞擰了回去，他掙扎着試圖伸出手，充滿期待地喊叫：“媽媽，媽媽，快救我——”

“噢，誰是你媽媽，快點站出來。”監刑的英邦武將冲着人群喊。

馮婉貞終於從人群中站出來，顯得出奇平靜。

艾生像見到救星，他想撲上去，可是被英邦武將架在絞台上，他哭道：“媽媽，他們折磨我，我受不了啦！……”

馮婉貞走近絞台，靠上去，捧着艾生瘦削的臉，撫慰着說：“不，孩子，你別怕，你受得了，你比媽媽想象的還要堅強，你已經錯了一次，不能再錯第二次……”終於，她流出酸楚的眼淚。

“媽媽，我怕，我不想死……”艾生抱着求生的欲念。

“孩子，我們都有那麼的一天，只不過你先走一步，我們在那里與你父親團聚，他是馮練團的英雄，也是馮練團永生的驕傲，但我們見到他時都要面無愧色！”她寬慰着他，似乎要喚醒他應有的堅強。

“他們要絞死我，我還年輕，我不想死——”艾生恐懼地哭着。

“很好！不想死，就把主謀供出來，他一定在人群里，認出來，我敢保證你就會跟媽媽回家去。”監刑英邦武將將目光拋向人群，誘逼着艾生。

“媽媽，我真不想死。”艾生飄忽的目光又一次投向人群，然後轉向媽媽，似乎巴望媽媽的應認。

“好。”馮??貞轉向英邦武將說，“那就讓我來問。”見到監刑的英邦武將揮揮手應允了。

她頓了頓，彷彿整理着思緒，仰望艾生，深情地說：“孩子，你看着媽媽，別害怕，不要哭，媽媽愛你，媽媽不想你受苦，更不願意更多的人受苦，你等着媽媽，媽媽會來陪你，相信媽媽……”說時，她盯準絞刑台上那個紅色的按鈕，她躍身上前去。

英邦武將見狀頓悟，急喊道：“拉住她，拉住她——”

剎那間，馮婉貞已用力踢翻了術台下的那個粗木樁，絞刑架上那個麻繩圈套一下子勒緊艾生的脖子，他整個身子向上懸空時，她眼前一黑，昏倒在絞刑架下。

遠方，蒼山如海，殘陽如血……

風雪山神庙

(小小說)

暮色蒼茫時分，林冲挑着花槍拎着酒肉回到草料場時，卻見守護草料場的廳房已經坍塌，不由感嘆風雪為自己擋了一劫，他壓根就沒想到，一個多時辰後的山神廟，越下越緊的暴風雪會燃燒起來。

此時的草料場望去已經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天上大片的飛雪還在濃密地卷下來。他便將花



槍、酒肉一併放在雪地里，進去尋廳房里的火盆，想着萬一因火炭自燃燒燬了草料場，那簡直是要了性命。但卻尋見火盆已被雪水浸滿，已沒有一縷煙氣。他想着這大雪毀了歇腳之處，如何覓處安身時，他記得老軍頭與他交接草料場時說過，不足一里開外有一處荒廢的破廟。他決計去暫且安身，天亮再作打算。他舉起花槍，拎上被絮，冒着嚴寒上路了。

林冲原來是京東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，他武藝超群自不必說。他照看大軍草料場是他因禍犯科被刺配滄州後被關照才謀得的差事。說

到因禍得刺配滄州，林冲簡直恨得咬牙切齒：他深交摯友不多，但發小陸謙應算一個，也就是在陸謙貧困潦倒之際，他引見陸謙進了太尉府謀差事的。沒有想到的是，那高衙內垂涎于娘子的美貌，陸謙竟成了幫兇，還設了一個局，一邊騙他出來喝酒，然後讓高衙內有機會去糾纏娘子，他知道上當之後返回去找陸謙討個說法，他卻逃遁沒了蹤迹。後來通過白虎節堂之事，林冲更認定他的險惡陰謀。

林冲迎着北風，踏着瑞雪，走了近半里路，卻見一座破舊古廟就在前方，走近依約可見大門上方山神廟三個大字。廟門是虛掩的，他推門而入，把風雪擋在外邊，點燃起小火把，只見廟內上方只擺着一尊金甲神像，兩邊一個判官並一個小鬼，睜着大大的眼睛，似乎正在盯着他看，牆角處已有許多蛛網密布其間，好在地下多了些雜亂的乾草，尚且可以做墊子。他當即鋪下絮被，取下斗笠，抖落身上積雪，將花槍立于門邊，坐將下來。掏出買來酒肉，仰脖豪飲起來……

壺中酒盡，肉盤見底，只聽見廟門外呼嘯的風雪聲，他裹了裹身上的衣服，卻不睡意，又不由想起近日的事：看護大軍草料場那是柴官人的面皮抬舉才謀得的一個閑差，官人也曾兩次托推他到那水泊梁山入夥，只知那里的好漢們終日打抱不平，劫富濟貧，但不知如何去處。想到這，林冲不禁嘆了口氣。又想起自己淪落至此的舊事：只怪那高俅老賊自賜球謀得官位後，無惡不作，魚肉百姓，那高衙內，仗權勢，白虎節的事他終於見底，那他是在野豬林遇害被救時衙差說出的：先是高俅老賊暗中命人將寶刀賣與林冲。過了三日後再讓富安以看刀為名將他的帶入太尉府，讓他帶刀謁白虎堂軍機重地。等他驚覺時已晚，高俅突然出現，指控攜刀私人行刺，他百口莫辯。好在柴官人的周旋下，他被判刺配滄州。更可恨的是，陸謙和富安竟買通衙役于野豬林里伺機殺人滅口。這次離開東京，他放不下娘子，生怕日後兩相耽誤，忍痛寫了一紙休書……想到這，他心里一陣酸楚，只覺得咽喉里堵物一般，吞嚥不得，說：“娘子啊！我林冲也非情願，只是……”已有哽咽，說不成聲。

忽一陣狂風驟起，吹得廟門亂響，林冲不禁打了一個寒戰，用手拽拽身上的絮被，似乎還聽得門外漫天飄落着雪花：真是一個寒冷的夜啊！他轉眼看到那小鬼兇煞的眼睛還在兇着自己，哼，難道你比那陸謙、富安一等人，也想加害我不行！這時的林冲拳頭攥緊了起來。陸謙、富安鼠輩，如再讓我見到，定讓你們吃我幾拳，以解我心頭之憤，他本已攥緊的拳頭又緊了緊，手心已經覺出有些熱汗了。看到那樸刀和花槍，心中猶如火燒一般的，只覺得頭腦嗡嗡作響，心中一團熱氣將要衝出來一樣，整個身子在顫動。

此時，卻聽見廟門外“必必啪啪”亂響着，一株火光從廟門細縫中射進來，照得廟里亮了許多。林萬中猛地跳起，在門縫里細看時，只見火光冲天，草料場已經起了大火，亂火烈焰燃燒着。他隨即拿了花槍，卻要開門時，只聽得門外似有人在說話，便依門聽之。這一聽，讓他覺得全身筋骨肌肉抽動起來——原來是三個熟悉的聲音，一個人道：“這條計策好麼？”一個道：“林冲今天吃了我們的計，那高衙內心病也就好了罷？哈哈……！”又一個道：“便是他逃了出來，讓這草料場燒成灰燼，他林冲也是個死罪。哈哈……”

林冲此時已聽得真切：一個是陸謙，一個是富安，一個是差撥。林冲想：真是上天恩佑，若今夜在草料場住下，必被這三個潑賊所害。

林冲只覺得渾身發熱，手里的花槍一陣發燙。他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。只聽“砰！”的一聲，震動了寒冽的夜空——

林冲猛地拽開廟門，如下山猛虎跳將出去……

林冲左挑右戳，雪地里頓然一片血紅，飄潑的暴風雪肆虐地狂舞着，伴着他的滿腔熱血燃燒開來……

冰凌推荐

作者簡介：符浩勇，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中國金融作家協會副主席，海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。

曾在《人民文學》、《當代》、《小說界》、《北京文學》、《天涯》等全國九十多家省市文學報刊上發表小說散文、詩歌 1600 余篇(首)。著有長篇小說《四英嶺人家》，小說集《不懂哭你就瞎了》、《飄逝的紫圍巾》、《你獨自怎可溫暖》、詩集《城里有故鄉的月亮》、文學評論集《小小說的海島證詞》等 32 部。曾獲海南省青年文學獎、海南省優秀精神產品獎、南海文藝獎(文學類)、國家冰心兒童圖書獎、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、第六屆全國小小說“金麻雀”獎和中國金融文學獎等。